

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息食其弊為駭
術四牡橫奔皇路險傾方將世勒鞅辦以救之
豈暇鳴和鑿清節奏哉昔高祖令蕭何作九章
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劓斬趾斷舌梟首故謂
之具五刑文帝雖除肉刑當劓者答二百當斬
左趾者答五百當斬右趾者棄市右趾者既殞
其命答撻者往往至死雖有輕刑之名其實殺
也此之時人皆思復肉刑至景帝元年乃下
詔曰今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為民乃定
律減笞輕撻自是之後笞者得全以此言之文
帝乃重刑非輕之也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
必欲行若一日當大定其本使人主師五帝而武
三王盪亡秦之俗遵先聖之風棄苟全之政蹈
稽古之蹤復五等之爵立井田之制然後選稷
契為佐伊呂為輔樂作而鳳凰儀擊石而百獸
舞若不然則多為累而已

尚方令箴

崔寔

煌煌尚方右之玉府九貢是申百珍是聚玉以

享神珠以扞禦尚華三金食飲器撤上下有章
不虞用戒

符節令箴

崔寔

在尊曰璽在卑曰印防不可不審制不可不常
如姬竊印晉郤受殃符臣司節敢告不剛

唐 大穆皇后哀冊

李百藥

維貞觀九年歲次癸未冬十月辛丑朔二日庚
寅大穆皇后梓宮啓自壽安陵將祔於獻陵其
日至尊親奉殿於大安宮乃使兼大尉某設祖

於行宮禮也龍攢夙啓翟輅朝陳方祗靖德圓
魄虛神衰子嗣皇帝諱攀弓劔而長號想禘榆
之弗御痛異宮之隔禮切分心於窮慮二南風
化萬古徽音式昭史冊如玉如金其詞曰玄功
膺靈景福氤氳將開樞電且應黃雲曰惟基命
於昭德性配天不夫復夏無競門德丕承華宗
遞興皇家漢氏祥發慶膺宜符世胃竝會休徵
帝妃北渚聖母東陵秘景陰陵含章嬪則柔順
含弘幽閑毓德率禮無違尊師罔惑言昭圖史

聲邦國帝錄將啓天妹言歸塗三山表既涓納增
暉外求才賢內鑒幾微頻繫夕牖絲染中闈琴
瑟匪諧冰霜是潔道叶離明貞符克悅潛德勿
用內教爰設世罕文 時虧地節膺期集社舍和
履正華渚降祥高襟誕慶潛著軒象未彰靈侷
奄御雲衣俄飛天鏡嗚呼哀哉受終撫運馭極
秉乾物思厚德政闕承天璽罇委棄金屋虛筵
嗟故劍之無託嘆房樂之徒懸嗚呼哀哉宸駕
上僊王几垂裕率土過密同軌畢赴背櫟陽於

神宇指原陵之封樹棹虞妃之不從遵周典而
遷禘嗚呼哀哉蒼茫昭世冥漢神心松庭幽寂
隧路凝陰儼龍輻而未進切鳳鳴之哀吟水涵
滔而不息日黯黯乃將沉百神驚而玄兆邃萬
國慟而寒山陰暉祥雲於畢陌結微霜於穀林
嗚呼哀哉極寰宇之儀刑播英聲於先後惟皇
運之天長配靈崑而地久流青風於椒掖散白
雲於陵阜軼任妙之高縱邁蒿華於不朽嗚
呼哀哉

封建論

李百藥

逡觀載籍論之詳矣咸云周過其數秦不及期
存亡之理在於郡國周氏以堅夏殷之長久遵
黃堂之並建維城盤石深根固本維王綱廢而
枝幹相持固使逆節不生宗祀不絕秦氏背師
古之訓棄先王之道剪華特險罷侯置守子弟
無尺土之邑兆庶罕共理之憂故一夫號澤七廟
黎祀然則得失成敗各有由焉而著述之家多
守常轍莫不情亡今古理蔽澆淳歆以百王之

季行三代之法天下五服之內盡封諸侯王畿
千乘之間俱為采地是以結繩之化行虞夏之
朝用象刑之典治劉曹之末鏃舩求劍未見其
可徒知問鼎請隧有悞霸王之師白馬素車無
復藩籬之援不誤望夷之釐未甚羿浞之灾乃
欽明昏亂自革安危固非守宰公侯以成興廢
陛下握紀御天膺期啓聖救億兆之焚溺掃氛
覆於寰區創業垂統配二儀以立德發號施令
妙萬物以為言獨照宸衷永懷前古將復五帝

而脩舊制建萬國以親諸侯愛敬蒸蒸勞而不
倦夫舜之孝也訪安內監親嘗御膳文王之德
也每憲司讞罪尚書奏獄大小必察枉直成申
舉斷之法易大辟之刑仁必惻惻貫徹幽顯大
禹之泣辜也正色直言虛心受納不簡鄙訥無
棄芻蕘堯之永諫也弘獎名教勸勵學徒既擢
經於青紫將升碩儒於外相聖人之善誘也每
見視朝聽受無倦智周於萬物道濟於天下罷
朝之後引進名臣討論是非備盡肝膈唯及政
事更無異辭總及日晏命才學之士賜以清閑
高典籍雜以文詠間以玄言乙夜忘疲中宵不
寐此之四道獨邁往初斯實生民以來一人而
已弘茲風化昭示四方信可以期月之間彌綸
天壤而淳粹尚阻浮詭未移此由習之永久難
以卒變請待斲雕成朴以質代文刑措之教以
行登封之禮云畢然後定疆理之制儀山河之
賞未為晚焉

晉 劍閣銘

張載

父汝獨郡太守載至蜀省父會負劍閣銘武帝命鑄之劍閣山巖中書

巖巖山積石我我遠厲川與近綴根藩南
印襲山一逆袞斜狹過彭碣高踰嵩華惟蜀之門
作固以卜鎮是日劍閣壁立萬仞窮地之險擇路
之峻以濁之逆道清斯順閉由從漢開自有正
悉得四一二并吞諸侯齊得十二田生獻籌紉
獲隘卡之外區一人荷戟萬夫趨趨形勝之地
匪親勿若昔在武侯中流而喜山河之固見屈
吳走曲不實在德險亦難恃洞庭孟門二國不祀
自古立今天命匪易憑阻作昏鮮不敗績公孫
卷五
既滅蜀氏御壁覆車之軌無或重跡勒銘山河
敢告梁益

元

朝學記

國子監監丞趙君仁揆

大德八年十達貴化赤鐵木谷見縣之為性良主
簿孫敬祖重修大成殿講堂建鄉賢堂及東西齋
廊六間公餘親視論以勸後學通經者優其家
於是鄉三現進士前真定府學錄事弘敬集衆儒
生而告之自石林公建學以來諸君如繼力善

之勤不整石紀績則於卓越有為者恐有負焉
遂遣吾友嘉君伯祿之子淳屬予記之愚謂天
下之治路府州縣四者而已親民之職州縣尤
切得其人則教行而習美其功立見非其人則
不能然也牧民之道曰庶富教三事而已安集
不擾則庶矣勸率農耒則富矣謹庠序之教申
之以孝悌之義古之聖賢載諸方冊見諸行事
無所不備但人知之而莫之舉行也為守令者
可不以盡承流宣化之責哉安平博陵學金源
縣志藝文卷五

氏亡掃地無餘是縣乃古之博陵國也憲宗用
武西南釣魚山時主簿程享招廷中牟王均王
先生教授此土余登筴而受業焉見其人物井
市比旁邑先富庶故有小燕京之號士子不下
數十輩視他邑文風獨先盛而其文廟則蔑如
也每春秋丁朔望吾夫子行祀於諸儒之家以
為故事世祖建炎以來祖述三代訖今四十六
年德音時降文治日親至元庚午趙州同知石
永山來尹是邑教諭李曜首倡立廟學事詢諸

邑宰石抹公翕而從之遂建大成殿三間縣人
李瑒李裕與有力焉至元壬午教諭李曜覽其
正殿階庭繪塑文宣王顏子孟十哲之像至元丁
亥主簿中山李思義建明倫堂三間至元戊子
達魯花赤刺速魯欲終前事率鄉之士夫鳩貲
五百五十貫值改遷不果至元壬辰燕南河北
道肅政廉訪副使東平呂遂按治重縣見東城
雍熙門壞以梁柱盡付學俾備修造至元癸巳
達魯花赤帖木乃克終其事為門三間及賢廊

縣志藝文卷五

十七

十間大德改元縣尹高縣史玉繪七十二賢二
十四大儒及鄉賢李燮李覃李凡李敬族李德
林李百藥李安期李潮李文博崔姻崔瑗崔寔
崔州平崔洪崔監崔玄暉崔孝芬崔枕計四十
四軸門以樞星繚以周垣大德六年達魯花赤
教化縣尹南樂蔣舉人置禮器二百二十庖厨
二間標置學田二百九十五畝所得租粟春秋
奉祀餘廩師生今茲前後諸賢如出一律者秉
彛好德同然固有之心也嘗欲挾脩策曳長裾

追迹舊遊往觀盛事然去吾家百里俗累多務
不能以意而往乃今幸得掛名廟庭豐石之側
以慰素懷是以喜而書之不辭噫有學以成之
而無以為薦薦之而無以為用用之不能盡其
材使皓首窮經終身白面僕隸之下所謂豪傑
猶興之士固無所議若夫凡民之初學信道未
篤者恐或外慕鮮有不棄其學而趨他塗焉者
矣此亦非州縣之所及也任是責者其賢當何
如哉雖然為士子者當以諸公之心為心勉勉

勇期於必成無以富貴利達為事則其所至豈
可量也哉鐵木答兒剌兒台人氏前河津縣
達魯朶赤縣尹馬惟良字溫夫保定人也前吏
部提控令史主簿孫敬祖字直中大都人也前
膠西縣主簿教諭李驥字仲明本郡人也今謚
為賢孝先生大德乙巳孟春日謹記

孝感聖姑廟記

提舉是廟王道同敬持教諭李許所述聖姑廟
事狀來請文勒諸石按聖姑姓郝氏字女君者

甯相博本郡師政通玄里會涓村人也。人義母
張氏。其家貧。年踰四十無子。夫妻常禱於神。不
越歲。女君生焉。既長。性貞淑。及笄。父母欲嫁之。
女君曰。無昆季。備養一日。適人。反貽其憂。臣辭
不許。竭力溫清之。其父偶值疽發背。醫莫能効。
女君憂遑。每夕致禱於北辰之下。時復吮其穢
血。或勸之曰。若是恐有害於汝。女君答曰。願父
病愈。以身代之。寧是之避耶。未幾果愈。於是鄉
人嘆曰。非孝感神明而然乎。厥後父母俱以天

年終。罄家資以瑩塋具。合祔于村之右廬。于
墓側寢苦枕塊。卒哭而後歸。時祭哀。墓以至終
喪。未嘗少懈。衆皆憐之。寰宇記所載云。一日女
君與隣女。攜米滌漚。二水之間。為河伯神來迎。
僊于水府矣。王莽安漢年間。光武被王郎害。臣
走燕趙。經博陵。抵會涓。人馬渴甚。女君荷瓶一
以水。至前。人馬俱濟。由是衆愈異焉。故立廟於
古城北。墓之上。嚴其廟貌。光武即位。思羣臣。邾
女君以水濟人馬之功。賜以孝感聖姑之號。扁

之民蚕婦耕夫每及清明卽雖千百里之遠致
香者如織蓋有所禱如影響然也迄我皇元歲
丙午南平州帥趙澄惜其祠之隘陋廼於東偏
築層臺可數十尺構今廟焉為前後者工廊穿
於中袤八丈有奇廣及丈者四九椽題梁棟丹
碧黝亞炫曜人目實全趙一偉觀也至元初制
命天下諸司皆令長春宮總之以故真人法旨
遣道士王道同領其廟事創建神門三間執楮

縣志藝文卷五

幣之爐者一栖雲臺三間繚以崇垣植以松栢
蔬園花園綉綺蔚蔚富陽和溽暑之際宜乎邑
人遊憇以樂而忘返也歲戊寅燕南憲使汲郡
秋澗王公巡歷至縣少暇謁于祠下諗于左右
曰是邑有遺跡女君胡可刻之金石白于悠
久耶但題樂府詩頌詠其美而後去之揭于廟
楹庸侈夫名士大夫之辭也嗟乎寥寥五十年
餘何無一人能繼此公之志者蓋事之完也良
有是耳至至順三年歲辛未夏恒陽士教承事

中張以益慶鍾厥子而祿養不逮揆其所自
宜方有顯褒今特贈為承德即行在刑部江
西清吏司主事靈其不昧尚克承之

皇帝勅曰朕惟辟臣之才者固本於父亦必資
母德焉存有褒榮殛有追贈此有國之通
制也行在刑部江西清吏司主事張鳳之
母于氏有子能官而不逮養泮惟所自宜
錫以褒榮茲特贈為安人靈其承之永責幽壤
刑部主事張鳳本身及妻勅命一道

皇朝文獻通考卷五十八

二十二

皇帝勅曰刑部古司冠之任慎刑罰以重民之
命故置屬詳於諸部而必遴選其人以任
之承德即行至刑部江西清吏司主事張
鳳發身賢科擢任斯職既歷歲年式克慎
勤是用錫之勅命以示褒榮爾健厥職使
刑清而民服尚有以旌寵爾者爾惟懋哉
皇朝勅曰夫婦入之大倫故朝廷推恩群臣命
必及之行在刑部江西清吏司主事張鳳
妻于氏克相其夫茲特勅為安人祇朕榮

恩永光閨闈

刑部員外王健父母誥命一道

皇帝制曰國家推恩臣下必及其親者所以重本而勸孝也而何間於存歿哉刑部福建清吏司員外郎王健故父厚善積于躬慶延厥子揆其所自宜有顯褒今特贈為奉訓大夫刑部福建清吏司員外郎靈其不昧尚克承之

制曰朕惟群臣之才者固本於父亦必資母德

一 焉存有褒榮歿有追贈此有國之通制也刑部福建清吏司員外郎王健之母趙氏有子能官而不逮養泝惟所自宜錫褒榮茲特贈為宜人尚克承之永貴幽壤刑部員外王健本身及妻誥命一道

皇帝制曰刑部古司冠之任慎刑罰以重民之命故置屬詳於諸部而必遴選其人以任之爾刑部福建清吏司員外郎王健發身胄監擢屬龜官比以隨征陷於戰陣勞苦

可憫良切朕心茲特進贈爾階奉訓大夫
職如故錫之誥命以示旌褒嗚呼人孰無
死惟死于國事者為至榮也爾上祇服隆
恩永慰冥漠

制曰夫婦人之大倫故朝廷推恩群臣命必及
之刑部福建清吏司員外郎王德妻邢氏克
相其夫茲特封為宜人祇服榮恩永光閨闈
工部員外蘇起父母誥命一道

皇帝制曰朕惟為人子者就不欲顯揚其親故
縣志藝文卷五
二十四
子之賢而能宣力效職者朝廷必推恩以
報之所以遂其顯親之心而勸天下之為
孝者也爾工部營膳清吏司員外郎蘇起
故父士原善裕於躬慶延于後是致有子
效用于朝推厥本原宜錫褒顯今特贈爾
為奉直大夫協正庶尹工部營膳清吏司
員外郎靈其不昧尚克承之

皇帝制曰朕惟人子之材雖本于父而資于母
德亦深矣故國家推恩臣下存則有褒榮

之命沒亦有追贈之典焉爾裴氏乃工部
營繕清吏司員外郎蘇起之母夙有德善
著於閭門是生令子效勞于國揆厥所自
宜有顯褒茲特贈爾為宜人靈其歆承永
賁幽壤

工部員外蘇起本身及妻誥命一道

皇帝制曰工部掌天下百工山澤之政命而其
屬有四皆置郎以長之必得其人乃克有
濟爾奉直大夫協正庶尹工部營繕清吏
司員外郎蘇起發身胄監擢為縣正繼職
冬官又効勞動茲特錫之誥命以示褒崇
服此隆恩益圖懋脩以稱朕任使之意尚
有顯秩需爾後効欽哉

皇帝制曰朕惟人臣克效勞於國者雖本于父
母蓋亦有伉儷內助之力也故推恩之典
必及之爾工部營繕清吏司員外郎蘇起
妻李氏克盡婦道以相其夫致能盡心於
所職茲特封爾為宜人服此榮恩永光閭

閻欽哉

南京戶部侍郎張鳳本身及妻誥命一道

皇帝制曰戶部掌天下田土生齒之籍金谷財賦之計調度經費之務至煩至勞自非才能之優何以稱其職任之重哉爾正議大夫資治尹南京戶部右侍郎張鳳發身賢科擢典刑政遂陞卿佐轉二地官理賦稅之浩煩清兵民之出納勤慎益著朕用佳之茲特錫之誥命以示褒榮嗚呼知民庶之艱難必償之得其養量國用出入必有以合乎宜益懋爾榮以光朕命欽哉

縣志藝文卷五

二十六

制曰朕于任職之臣既推恩于其親而又榮及其配者所以明國典而厚人倫也爾安人李氏乃南京戶部右侍郎張鳳之妻夙謹婦道用相其夫已嘗受恩封矣今爾夫進厥官亦宜申爾宗命特加封為淑人益懋欽承永光閭閻

戶部尚書張鳳本身及妻誥命一道

皇帝制曰朕惟國家量德授任價之弼成治功
是以推恩之典必及其祖考者所以褒答
其所從也爾贈通議大夫南京戶部右侍
郎張得林乃戶部尚書張鳳之祖克修厥
德垂裕於家致有賢孫歷躋顯用褒崇所
自爾宜服恩茲特加贈爾為資政大夫戶
部尚書顯秩榮名永貴泉壤幽靈不昧尚
綏后人

制曰朝廷簡推賢能畀以重任褒崇之典必及
縣志藝文卷五十八
其先著勸獎勞動之意也爾戶部尚書張
鳳祖妣贈淑人王氏善積在躬慶延於後
致有孫子顯用于朝推厥本原宜頒異數
特加贈為夫人尚克承之永庇爾后

戶部尚書張鳳父母誥命一道

皇帝制曰士之仕而能理國重事者則推恩之
典必及其親斯固以寵賢者蓋亦嘉其有
先德焉爾前禮科右給事中累贈通議大
夫南京戶部右侍郎張益乃戶部尚書鳳